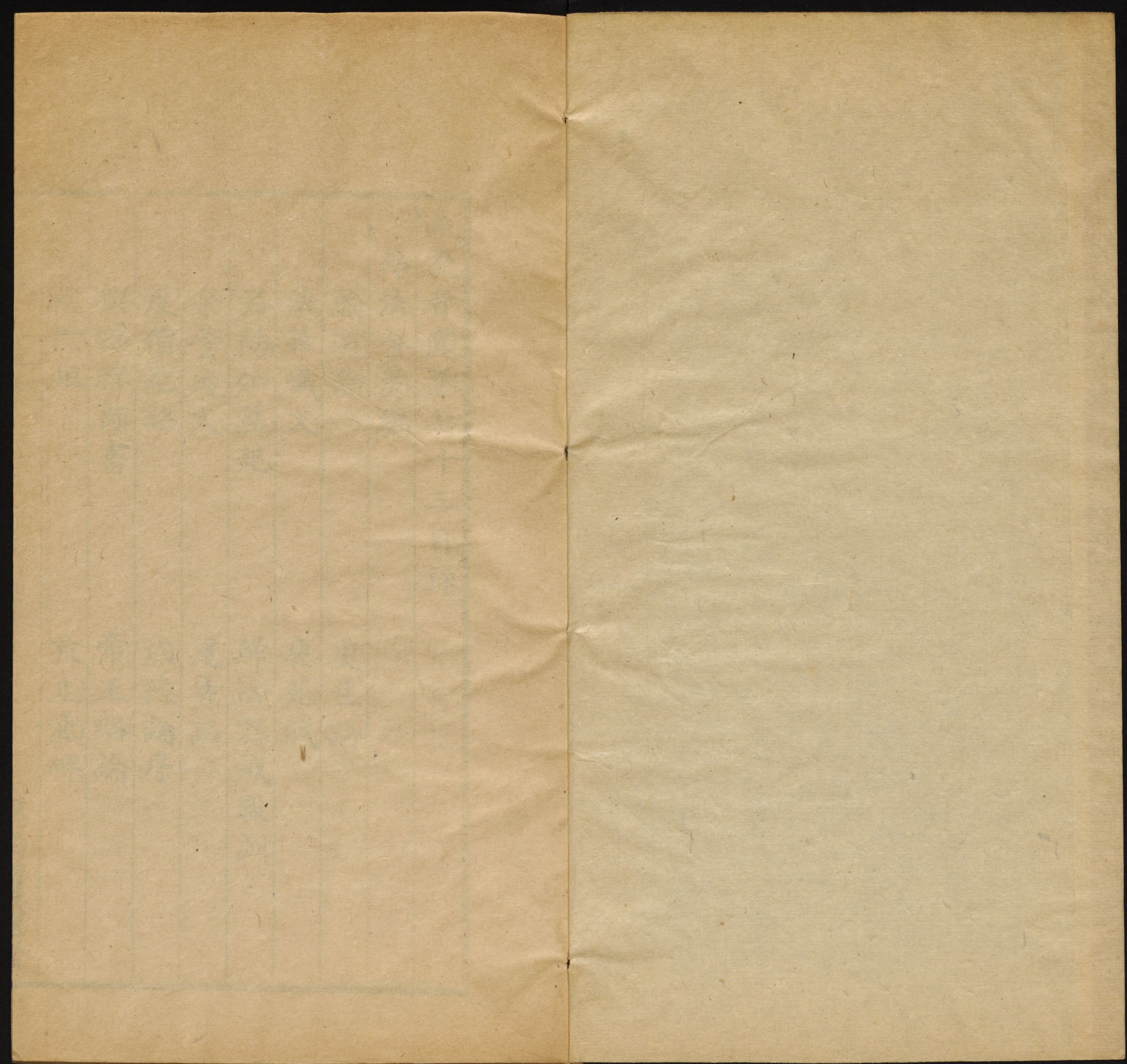


1810
TNC 1776/5384

26

46436





藏教音聞卷七十三目錄

佛法金湯編

喻道論

法華懺文

洛陽伽藍記

祭曇延文

度僧尼詔

與暹律師書

禮六祖

願音贊

隨心齋讚

更生論

鹿苑賦

歸心篇戒殺訓

建寺詔

內德論序

帝王略論

放生池碑



莫雨集

成道記

答韓愈書

贊佛偈

不拜亦得

齊上渡頭船

三教論

天竺寺記

只一覺字

承天院記

淨土贊

六祖第二碑銘

趙州和尚贊

歐陽未知道

三代禮樂在是

輪藏記

未及一卷心經

劉元成語

觀音贊

動不如靜

祭道謙文

題遺教經

讀楞嚴經

答真西山書

妙峯塔銘

梅檀像殿記

水陸緣起贊

道公語錄序

千佛偈

讀書不深攷

跋普門品

讀金剛經

請開山疏

吳履齋語

淨土偈贊

馮子振淨土偈贊

虎丘寺記

承天院記十三日

觀音贊

漢南集

漢南集

大同論

韓明善語

石林塔銘

張翥衡山詩

大悲象頌

倫公語錄序

世宗御製

三教圖說

谷真西山書

龍圖山藏板

龍對龍珠

龍全圖說

龍對龍珠

龍普門品心經

龍對龍珠

龍書不殺死

龍對龍珠

龍對龍珠

藏教音聞卷七十三

佛法金湯編

明沙門心泰



喻道論

孫綽撰喻道論畧曰夫六合啟充有萬之識各期
所見鱗介之物不達阜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
浪之勢自得于宮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于數
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
跡謂至德窮于堯舜微言盡于老易奚復觀夫方
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

莫有能及焉書

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
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或難曰周孔
適時而教佛欲頓去殺將何以懲暴止奸哉答曰
不然周孔即佛言即周孔周孔救弊佛教明本共
為首尾其致不殊而俗人不詳其源便瞽言妄說
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
滄淵海之量以誣罔為辯以果敢為明可謂狎大人
而侮天命者也

更生論

卷之十三

羅含更生論畧曰萬物有數天地無窮萬物不更
生則天地有終天地無終則更生可知矣又神質
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
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散今談者徒知
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即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
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法華懺文

陳文帝法華懺文畧曰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
已說當說各即方便莫非真語悉為妙法理無二

極趣必同歸但品位分淺深覺悟有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名教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曰半字未稱三默及及會三歸一返本還源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滅化城于中路駕寶車于四衢衣裡明珠隱而還現髻中珍寶于焉始得出寶塔于虛空涌菩薩于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凡夫

屬荷負荷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元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群迷導示衆惑今謹于某處建如干僧藏法華懺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証明功德總持性相同到無生鹿苑賦

高允鹿苑賦畧曰暨我皇之總統誕天縱之明睿追鹿苑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于已永曠千載而有寄于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

仰模神影庶真容之彷彿耀金輝而煥炳即靈崖
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于浮柱列荷花于
綺井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途迥嗟神功之所
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
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若乃研道之倫行
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重禁味三
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晏會衆善
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弘彰名欲毀而
逾顯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而邁

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
既存正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蹠一萬國以從風總
群生而為導正南向以無為永措心于冲妙

洛陽伽藍記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序略曰自頂日感夢滿月流
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皇魏受圖
光宅嵩洛篤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去象馬
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于是招提擲比
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資競摹山中之影金利與

雲臺比高講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綉土被
朱紫而已哉卷之六歸心篇戒殺訓言於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虛
放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曾學之
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
間妙旨具於經綸不復於此贅述但懼汝曾猶未
牢固略重勸誘耳其戒殺訓曰儒家君子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殺不忍食其肉高柴曾哲未知

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類
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原夫四鑿五陰剖
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俱空千門入善
辨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
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
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五常符同
仁者不殺之禁義者不盜之禁禮者不邪之禁智
者不酒之禁信者不妄之禁歸周孔而肯釋宗何
其迷也

祭曇延文

薛道衡祭曇延文畧曰聖皇啟運像教再興卓爾
緇衣鬱為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儀三寶由
之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
行仁之方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豈謂法柱忽
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一人
建寺詔

唐貞觀三年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
親總元戎致茲明罰切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

難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
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囚徒殞身戎陣者各
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炎火于青蓮清
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所司量定處所並立寺宇
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哀之意

度僧尼詔
唐貞觀九年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
七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羣生剪煩惱
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

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
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
比緣喪乱僧徒減少華台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
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
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為限

內德論序
李師改為秦王府典儀高祖武德九年述內德論
以非傳矣其序畧曰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于苦
海三乘汲引坦夷途于火宅勸善進德之廣六經

所未迷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且佛惟弘善
不長惡于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
守善家奉戒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矣
與暹律師書

褚亮與暹律師書略曰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
近于華岳創立僧宇此山蘊蓄竒秘控接烟霞賢
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且棟梁三寶必
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鴛鴦之群法師等學
洞經典譽宣真俗仰頌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

遠禪居遙踪可擬王均精舍清塵不昧是所願也
帝王畧論
虞世南帝王畧論云釋教者出世之津梁絕塵之
軌躅運于方寸之內超于有無之表塵累既盡攀
緣已息然後入于解脫之門至若化俗之法則有
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與夫仁養禮智信
亦何異焉蓋以所修為因其報為果人有修此六
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隨滅是以駿明醜于
貌而慧于心趙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羅褒富而不

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興喪得失
咸必由之下士庸夫見比干之剖心以謂忠貞不
可為也聞偃王之亡國以謂仁義不足法也若然
者盜跖高枕于東陵莊躑躅懸車于西蜀考終厥命
良足貴乎
禮六祖
張說嘗寄香十斤附武平一至漕溪禮六祖有詩
曰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碍香隨心到
南海

放生池碑

顏真卿放生池碑畧曰易曰信及豚魚書曰暨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向之網漢武垂惠終致含珠之報維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于當時尚介衽于中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彷彿成道記

王勃釋迦成道記畧曰玉象乘日示現于大術胎中金輪作王創誕于無憂樹下八十種隨形之妙好粲若芬花三十二大士之相儀皎如滿月又曰類蓮花而出水赫煥無方若桂月以懸空光明洞徹又曰可謂父母孩孺導師除夷懸日月于幽宵布舟航于幻海

淨土贊

李白西方淨土贊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

珠網瓊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画了在眼願托彼道
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為舟梁八十億劫罪如風掃
輕霜庶觀無量壽長願玉毫光

答韓愈書

孟簡答韓愈書云來示云積善積惡殃慶自以類
至若是則釋氏辨之精詳盡欲人積善耳故迦文
為大士言六度為中根言十二因緣為小根言四
聖諦又云依法不依人假如飛廉惡來之所為者
皆亡國滅身之道故雖華夏其可從乎夏禹文王

之所作皆萬世受賜故雖戎狄其可斥乎閣下徒
以夷狄之說辱聖賢之身聖賢之身必能忍辱聖
賢之法其可辱乎深所不取也但閣下不奉即已
區、毀黷豈積善之云乎波楊墨老氏之書其所
述作于理偏虛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
明積惡之根源覈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細皎然言
善惡之异路為廣其道奈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
媿之情見待之耶然其法行于世使人不自畏惡
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

六祖第二碑銘

劉禹錫銘曰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南裔降生傑异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葉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曾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群言積億着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揚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職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碍于有留衣中

堂得者天授

讚佛偈

李商隱贊佛偈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為稽首大覺吾師師

趙州和尚贊

趙王鎔贊師像曰碧溪之月青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不拜亦得

呂蒙正政府在府焚疏請言法華齋翼日言至坐公
堂上公將出心思當拜不當拜言大呼曰呂老子
快出來拜亦得不拜亦得公大驚遽出拜之
歐陽未知道

歐陽修謁祖印禪師居訥、因謂曰退之以排佛
為功自比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之甚退之
斥佛為夷鬼者請畧辨之佛聖人也降自兜率託
生中天聖王之家何以夷稱佛之不生不滅曠劫
常存人天中仰何以鬼稱此非大慢之語乎退之

七世祖諱耆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于拓
拔氏由西戎而歸北狄退之獨不為祖諱而敢訕
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貶之禍而不知訕佛之
過為尤可畏退之唱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
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盛
德之累諺曰善罵人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著本論
尊、以毀佛為務安得眾口不毀公于天聽之前
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社之禮為勝佛之本
是猶退之作原道論而寔未知道也

齊上渡頭船

文彥博慕道甚力專念阿弥陀佛期生淨土晨香
夜坐未嘗少懈每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
願我了心宗廣度諸舍識每見無切久則勸以念
佛誓結十萬人緣同生淨土陳如居士贊曰知
公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
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三代禮樂在是
明道先生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入堂周旋步武

威儀濟、伐鼓考鐘外內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
規公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三教論

蘇轍三教論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
齊之以刑改道行于其間而民莫知也老子體道
而不嬰于物孔子至以龍比之東漢以來佛法始
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而謂形而上者
而漢之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

之為者則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于世
二者皆非也佛老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佛老
之教與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姚秦興儒、
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數千人而姚氏之
亡曾不旋踵梁武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
身為奴隸父子皆陷于侯景譏者觀秦梁之敗則
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不信
佛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
非罪赤族唐武宗求長生狗道士之私夷佛滅僧

不期年而以丹毒遽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
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佛老之道非
一人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此道矣古之君子以
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
皆將望而敬之聖人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用
此道也道之于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誠以形
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道行于其間
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輪藏記

楊傑輪藏記畧曰法界本無衆生衆生緣乎妄見
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為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
言教者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
妄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知不得已
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為經優波羅結而為律諸
菩薩衍而為論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定慧蓋本
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滯是以雙林
大士接物隨椀因椀表寔聚言教而為藏載寶藏

而為輪以教依輪則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
未運而無窮使披其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必不
退轉然後優游性海解脫忘筌無一物不轉法輪
無一塵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于此哉
天竺寺記

胡宿武林山天竺寺記略曰粵若能仁出現圓教
流通觀音椀緣密契于中土善財參禮遍歷于南
方曹溪傳于一心天台宗于三觀度門迭啟叢林
相望異香梅檀居多于此岸大乘氣象兼茂于他

邦豈非離之明異之聰性為般若尤鍾于東南者
乎天竺寺者餘杭之勝刹也佛以無生之心體無
邊之行願應現三界拔濟衆生殫土木之莊嚴未
有以稱其德盛金石之篆刻不足以究其功居之
者當念承法蔭紹續慧命以三摩奢為淨體以六
波羅蜜為妙用渡河沙之衆圖報佛恩宣海潮之
音答揚帝力緒餘妙利延彼有情一師不轉去餘
未及一卷心經如其法昔聖師變應良其餘皆必不

李觀嘗著潛書排佛明教嵩公携輔教編謁之觀

方留意讀佛經乃悵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

心經佛道豈易知耶心經佛道豈易知耶

只一覺字只一覺字

陳了翁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于文字
不在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此經要處只九個
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只一覺
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此經于一切有名有相
有覺有見皆掃為虛妄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其
字一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

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

劉元城語

劉安世號元城嘗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耳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唯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則一門庭施設不同耳為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

鼎足也令一足失可乎則鼎必覆矣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教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取非也所謂禪之一字于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世事有大于生死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个見處則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又曰溫公著論詆釋氏云其妙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某問如

莫雨集大寫書

何是妙曰無我千經萬論只辨一个我字又問如何是誕曰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曰佛之設此俾人易惡向善耳且鄒衍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公曰吾欲扶教耳矣又工界承天院記
黃庭堅荆南承天院記畧曰儒者論一佛寺之費盖中民百家之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予亦謂之然也然天下之善人少而惡人多王者之刑賞以

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于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何理也

觀音贊

宋孝宗制觀音菩薩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

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動不如靜

詔慧遠住靈隱禪寺上問曰山既飛來何不飛去遠曰動不如靜又問觀音手拈數珠念个甚麼遠

曰求人不如求己上大悅千佛偈
千佛偈
理宗讚千佛偈云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
水見在日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後前村
深雪
祭道謙文
朱熹祭道謙禪師文略曰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
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
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

悟開悟之說不出于禪我于是時則願學焉師出
仙洲我在潭上一嶺之間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
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梵香請問此事
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
遠無所問津未及一年師以謗去我以行役不得
安住注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叅師
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詆別其三月
中秋一書已非手筆知疾可虞前日僧來為欲往
見我喜作書曰此良便書已遣矣僕夫適言同舟

之人告以訃傳我驚使呼問以何故於乎痛哉何
奪之遽恭惟我師具心徧知惟我未悟未真能窺
揮金辨供泣于靈位稽首如空超諸一切又曰釋
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
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
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
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足甚麼見識今屨
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為他揮下也
讀書不深考

葉適與朱文公書曰適在荊州無事讀佛書乃知
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與道相亂良由讀者不深考
也

題遺教經
真德秀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蓋瞿曇氏最後
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既禪
教既分學者注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
於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
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若誦經持律之徒

循、規矩中猶不致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造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于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

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易者焉。爾其真跋普門品

跋蓮經普門品曰予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葑山儼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于色

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
吁葯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
燃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燄
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灾患纏縛隨處而安我
心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他橫逆我無忿疾
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
寔為人非浪語也

讀楞嚴經

讀楞嚴經曰余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六外緣六

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
為說方便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于此經指涅槃
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
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流入與如來
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

讀金剛經

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
觀世音所謂初于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
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于斯陀

舍名一注來而寔無注來阿那舍名為不來而寔無不來蓋注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舍雖能來矣而未能無注阿那舍非徒不注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注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寔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异耳

答真西山書

樞密陳貴謙真西山問禪門事貴謙答書略曰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

覺合塵刹那之間念一起滅如猴獼拾栗相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个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識都無寔義今時學者却于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个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然禪門一著須徹見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地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

請開山疏

秘閣學士張鑑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庵先禪師

開山疏曰捨林居為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
曲求床只因大事况開山作第一代要為眾說不
二門快便難逢當仁不讓破庵禪師声傳江海道
重岷峨兗度遍叅一朝拈出辭青松于北澗穿兗
重出岫之雲對綠水于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
妙峯塔銘
鄭相清之撰妙峯善公塔銘曰西方心法難思惟
真淨妙明無一絲廣長舌語已須弥誰知認指為
月非九年向壁老古錐傳付不在鉢與衣非佛非

法非事為透天透地生光輝餘塵明極兩若遺悟
者無有迷者誰我識妙峯再見之語真貌古無他
竒野鶴同往雲與歸昭琴雖古何成戲雪肥梅瘦
局泉扉無邊春意一枯枝作死生觀真遊嬉在旁
知狀唯穹碑

吳履齋語

吳潛號履齋嘗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我初入不思
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他想常與定
俱此繫心一緣乃成佛作祖之梯階也所謂繫心

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
淺近理寔出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
時是禱用心為山問懶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
安云牧牛為云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驀鼻
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是後尊宿又生巧妙方
便令學人看个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橛
青州布衫鎮州蘿蔔庭前柏樹子之類都是理路
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
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即是當人

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據也

梅檀像殿記

程鉅夫撰記畧曰道非有像作易者必擬諸形容
法本皆空度世者暫資于色相謂如指空為鏡不
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將使識風而忘樹是以
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遍分千輻經行足跡亘
古今而常在非眩神通于幻境寔開方便于迷津
所謂由自以會心即心而即佛者也梅檀瑞像者
佛之真像也其猶禹影沉江如日不異孤光透隙

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而應望梅林
而止渴靡不同瞻泛竹葉以言歸誰堪共載惟我
聖天子道躋先聖慈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遊
佛地念如來之歲月坐閱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
李衍及教禪耆德叙其本末夫佛為世出世間之
尊又何俟于贊述然欲知佛之為佛固不在于色
相而况於其似色相者乎然苟不自其似而求之
又將無所措其歸向之心是故法身無相必假相
以表真至道絕言亦因言而階妙若于粗者犹拳

拳而不忘則其進也殆庶幾乎

淨土偈贊

淨土偈者中峯和尚之所作趙孟頫作贊曰三千
大千世界中恒河沙數之衆生一、衆生一、佛
一、惟心一淨土而諸衆生無始來因癡有欲增
愛濁根塵纏染不自覺流轉生死墮惡趣我師中
峯大和尚慈悲憐憫諸衆生殷勤為作百八偈普
告恒沙諸有情如是受病等痛切若人依師所教
悔一念、波阿弥陀一念、已無復念自然往生

安樂國阿彌陀佛為接引徑坐金色蓮華台池中
蓮花如車輪微風吹香遍法界頻伽並命及鸚鵡
白鶴孔雀播妙音黃金界道七寶樹宴坐受茲勝
妙樂諸惡苦趣咸無有悉皆吾師之所度寔無衆
生師度者惟衆生心淨土故是故我今稽首禮重
贊我師之弘願
水陸緣起贊
中
虞集水陸緣起贊曰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
珠五色隨應如何累劫業識相因無明展轉生死

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餓
者與飽渴者與漿幽暗與明熱惱與涼况爾六道
諸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

馮子振淨土偈贊

我觀幻住師于幻無所住雖不住于幻能覺如幻
人幻人汝當知垢與淨相對雖垢即淨性淨土應
現前是故幻住師演說淨土偈、本不須說、偈
一已多手提古佛梳數與念珠等善知識觀察是
偈非世間假使古佛生所說亦如是悟即一偈了

百八偈亦然凡夫一偈迷何況百八偈一偈四
句句義畢彰字數逾三千其寔無一字偈迷念
珠轉偈悟轉念珠若人于此中一、捻無念于無
念、佛無念亦復無紅爪紺髮螺種、日毫相有
目具瞻仰月而照日輪花敷四色蓮出微妙香潔
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方是人見弥陀悉得安隱
往古觀業不辭勤思何由自答

道公語錄序
柳貫竺元道公語錄序略曰禪有機而兵有法故

談禪如用兵必至于客主無對迹用隻牴而後忘
法託法忘機契機勝妙圓明有不足言者矣少林
初祖佩道東來以為三世諸佛寔無有法而寔未
嘗忘法道不累言、累道矣其曰不立文字見性
成佛者將以蕩雜識之情塵示明心之指要非徒
以矯夫造論稱師枝詞蔓語之失而已也

虎丘寺記

黃潛虎丘寺記略曰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
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

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眾之依怙俾來者睹相
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于有為而事之
于理不相留碍推理而適于事清淨覺地即大伽
藍混事而歸于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世間
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于心境之外者苟非乘
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止之勝因
也哉

大同論

胡長孺著大同論有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道潛

統絕于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河南程
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于北固竹林寺
壽涯禪師程子四傳而得朱氏文公文公後得張
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處曰前日所聞于竹林
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
相似學不知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劄著
病處亦可笑也

韓明善語

韓性字明善嘗曰佛居西土風教有异然極能勸

化得人我觀今人凡修佛事未有不端心正念者
雖愚夫愚婦欲聞經禮像必預齋戒持敬去欲然
後從事雖吾聖人現生勸人為善不過如此正恐
未能也嘗謂顏樂齋門人朱仲弘曰佛去世已久
後人如此恭敬他誦他的言語你道佛要人如此
耶教人如此耶若強人從已誰人肯從如今人一
句言非要行于一鄉亦不可得且佛之言語奚翅
數百萬里凡日月光照所及處無不信服仲弘渾
之默然

石林塔銘

鄧文源撰石林翠公塔銘曰佛氏之道非有非空
非垢非淨是正法宗俗昧原本囂昏蕩濁不有津
筏曷拯于溺言為理筌理得言忘有泥言說大道
榛荒惟石林師祇園之傑一念昭容萬法了徹本
無有法為覺群迷出方便慧作誨導師南山繚屏
慧日其頂自師之亡山空雲冷師亦不亡空無生
滅勒銘山阿昭示來哲

張翥衡山詩

般若寺有曰般若南朝寺思公第一傳拓開方丈
地坐斷再生禪貝葉收經夾曇華散法筵山靈應
夜來禮佛燈前一生岩曰初地靈峯下重来為
講經神應合掌受石六點頭聽雲鶴隨飛盃湖龍
入淨瓶至今花兩處常照一燈青二生塔曰塔寺
前朝舊山林宿業空法身無幻壞藏骨自神通寶
供珊瑚碧珠光舍利紅無緣香一瓣回向佛堂中
三生藏曰神僧涅槃處那有去來今尚記三生石
難磨萬古心地地理禪刹古山掩岳祠深長日聞鐘

梵蕭、楓桂林定心石曰燕坐百念息湛然方寸
間相無分波我空已判真頑魑魅來相試芻尼去
不還從人笑癡衲長日此看山磚鏡亭曰曹溪一
祖後衡岳世多賢分得燈相續提將密印傳法音
風萬籟禪性月中天珍重磨磚喻微椀要自詮大
慧塔曰大慧談經地林園即給孤鑿雲藏舍利鞭
石起浮圖風鐸時喧窸天燈忽有無沙門每來此
三遠作南謨

大悲像頌

大悲新頌曰大悲心咒

大揚維楨大悲像頌曰禹不西流稷不冬黍有能不
能物有定所螺呪而螟蟻抱而蟬物轉如此佛胡
不然犀以望月角含月華象以聞雷牙生雷花物
感如此我胡不爾感物轉物佛大弟子離舍休憐
倫公語錄序世民中天重敷勢僧始辨是日錫大
蘇大年撰仲芳倫公語錄序畧曰昔鷲嶺拈花迦
葉微咲少林向壁二祖安心莫非揭示頂顙上一
着所謂教外別傳者也自曹溪而下枝分派別或
捧或喝或擊义或豎指其稅用雖各不同然而指

示學者密契真源則一而已

藏教音聞卷七十四目錄
歸元直指
阿三教一理論
古聖不如是行持
先歸心辨惑論
道學則一
寔際理地
別有英豪
周程用佛語
騎牛不見牛
天不敢滅佛
辨鬼神情狀
自家屋裏打點
太極
融道別流
後人不識晦庵闕竅

藏教音聞卷七十四目錄

歸元直指

阿三教一理論

古聖不如是行持

先歸心辨惑論

道學則一

寔際理地

別有英豪

周程用佛語

騎牛不見牛

天不敢滅佛

辨鬼神情狀

自家屋裏打點

太極

融道別流

後人不識晦庵闕竅

遮掩不盡

朱子引佛語

隨人脚跟轉

囿于器量

三教經典

佛真法身

本自天然

遠顏可師

理行相資

中道

小因果

天不始

阿弥陀經疏鈔

佛卡不原卡

三覺

天中天

善知識子義

長老

迦旃延

菩薩摩訶薩

西方義

天樂

和雅音

聞鶯擊竹

三慧

七為世重

先覺宗誠

信之氣盡置何處

綉管兔毫

伶利衲僧

通身是眼

宛有丈夫之作

永字小法也不識

果然不知

諸方叅問錄

因以不向

語 那个不是佛

用功不同

律師法師禪師篇

大量小機

洗水燒火

找將明朝来看

林門錄

分門四部

天眼識天人

許多炭燼置何處

是水非蛇

岑大虫贊

無時即得

掛名官府

半身寫照

栽田博飯

吾臂酸

不當僭越

威教依空不拘空

不傳之妙

人天眼目

臨濟宗風

雲門宗風

曹洞宗風

寶鏡三昧

那个不是你

律師法師神師

洗水燒火

林門錄

天眼識天人

曹氏宗風

謝齊宗風

入天那風

看空不臥空

用功不同

大量小悅

找得明朝未肯

許多炭爐置何處

寶鏡三秋

雲門宗風

我田博飯

不齋之修

藏教音聞卷七十四 蘇秦林飛山 吳林林

歸元直指 明沙門宗本

三教一理篇 今宋本林林林筆無不無會國大席和

如如居士三教一理論云 硬似綿團軟似鐵六月

炎天一點雪露柱燈籠笑點頭 啞子得夢向誰說

古來三教強安名釋迦掩室于摩竭 夫子謂默而

識之老聃謂大辨若訥 直饒剖破作一家 不免落

在第二月 翻憶東坡居士言 盡把三教俱漏泄 山

色無非清淨身 溪散便是廣長舌

騎牛不見牛中良幾始也長黃長古

三聖人同生于有周主盟正教儒教之以窮理
盡釋教之以明心見性道教之以修真煉性
唯此一事寔餘二則非真是各人胸中自有三教
渾然切不可向外騎牛覓牛去也故前輩嘗云一
釋一道一儒流三人共話絕春秋不知說個何年
三事直至如今笑未休此詩渾無一點食烟火氣味
始于三教無負若曰齊家治身致君澤民此特儒
者之餘事若曰嗇精養神飛仙上昇此特道家之

粗迹若曰越死超生自利之人此特釋氏之筌筮
耳吁一字三寫烏焉成馬後世傳訛將謂三教止
于粗迹注以承虛接響忘本逐末但以耳目所可
接者爭是較非甚至言戟交攻辭鋒競射豈不見
聖門有云我之大賢也于人何所不容况三教聖
人各有門戶要其至極處未始不一是皆不能容
古人之量是已非人及言自己性命者盡指為虛無
怪誕之語終日喚假為真認賊為子至于每日承
他恩力一點子問著全未有正見正悟既無見悟

一旦翻身歸去且道路頭向某處去轉見如癡如
醉不識下落如是見解又却不謂之虛無怪誕也
古聖不是行持非入及言自心對命皆盡皆無
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當老病未至之時誰不
能高談濶論說心說性毀斥古人說玄說妙出人
意表及觀十二時中行持履踐寧無一念貪愛喜
怒芥蒂于胸中寧無一念酒色財氣聲瞽于正見
仰視夫子之默識一貫顏子之心齋坐忘老子之
抱一守朴莊子之鵬鷗逍遙世尊之拈花微笑達

磨之得皮得髓忍古聖人未必如是之行持也

天不敢滅佛

或問于姚少師曰佛法為中國患久矣其可不滅
乎曰不可滅也莫之能滅也或曰有勢者必能滅
之曰汝不聞三武與宋徽乎隨滅而隨興或曰天
能滅之乎曰天能滅而不敢滅也諸天神力使其
一時運行雷火疾疫盡世界內外所有教法僧徒
盧舍悉皆消殞有何難哉然諸天奉行佛之教法
唯恐不逮况敢言滅也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輩

以空言欲滅之正如精衛之欲填東海螻蟻之欲
穴泰山可笑其不自量也

歸心辨惑篇

顏之推曰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
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辨才智慧豈徒七經
百氏之博乎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
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
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至如改狩軍旅燕享
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

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
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釋曰
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
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
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
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
世界微塵教劫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犹能履火
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為尚
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

旬座化成淨土湧出妙塔乎其二以吉凶禍福
或未報應為欺誑也釋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
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
倘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
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
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
之富強若引之先業異以後生更為近耳如以行
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倘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
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寔也又欲安所

依信而立身乎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
姦慝也釋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
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
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
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
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
輩而獨責無犯哉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
為損國也釋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
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

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
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嫁民稼穡無業之
僧空國賦筭非大覺之本旨也 其五以縱有因
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若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
為异人也釋曰形體雖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
於後身似不相属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犹老少朝
朝夕耳世有鬼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
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病苦
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

辨鬼神情狀
作地乎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波生與今非一
體耳若有天眼鑑其念、隨滅生、不斷豈可不
怖畏耶
空谷禪師曰悔庵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
跡或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如何悔庵答曰子孫
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據悔庵之說則祭五嶽
四瀆山川社稷無祀鬼神者既非其子孫皆無感
格耶悔庵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有託生者是

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著那生氣亦能再生既謂
無跡何物湊著生氣而再生乎此等語言自相矛
盾真能解釋大凡事務不知則已何苦欲沽虛譽
強而言之縛住後學迷塞其心不復求明也
道學則一禪師以道學傳于壽涯禪師涯傳麻衣傳
國一禪師以道學傳于壽涯禪師涯傳麻衣傳
陳搏傳種放傳穆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邵
子也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于濂溪周子已而
周子扣問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為之

委曲剖論周子廣東林之語而為太極圖說周子
長于禪學工夫是以工夫之道過于邵子邵子長
于天時歷數是以數理之道過于周子至于道學
則一也

自家屋裏打點
周濂溪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曰只消
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
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而樂者何
事但于此究竟久自然有箇契合處濂一日扣

問佛印元禪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
一任看漁擬議元呵不笑而已漁脫然有省
寔際理地
漁聞東林總禪師得竹林壽涯禪師麻衣道者二
師心傳易學窮理極性由是扣之總諭漁其畧曰
吾佛謂寔際理地即真寔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寔理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正此寔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
路寔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

語上會漁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
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也即
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必
有理諸子沉吟未決漁毅然出曰性體冲漠唯理
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唯我茂叔能
之也
太極

漁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國一
禪師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

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為
祖以無為因無即所以以有為果有即二以真為體
真即一以假為用假即萬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
凝濶復造佛印之室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
孟之大義今公所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
亦有諭濶倡儒為道學之語濶諭學者曰吾此妙
心寔得啟迪于南老發明于佛印易道義理廓達
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
貫弘博矣劉後村有詩云濶溪學得自高僧又云

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見上
別有英豪見上
體道別流

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后山先生后山曰余觀周程
推已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寔未嘗有此
寂默危坐做工夫尋樂處以為斯文之窮完信乎
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

周程用佛語
東林諭濶有一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及天

理之性人欲之私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色四德
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
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此二句出唐清涼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真妙
合而凝此二句出華嚴經法界觀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
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于此周程取用佛
語多類此也
後人不識晦庵闕竅

晦庵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真知其

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于天且夫周子
通章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
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庵之
言悖于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
昧于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如韓子見大顛後有
所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庵校韓文尚留韓
子工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
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庵之藥執迷于排佛尤甚
于晦庵爭知晦庵設此闕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

其所以然將謂是寔從寔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
萬人傳寔也入西遮掩不盡願三漁溪窮究道學于黃龍佛印東林三禪師也夫三
師者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漁溪取友亦必端矣
况程子多遊禪室多讀佛書因知程子必是慎德
君子不肯叛佛悔庵立言汎用佛語反而排之者
俾人不識也是故遮掩周程學佛之根然亦遮掩
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等受學于程門其言皆佛

老之餘緒多說游楊謝氏等言出於佛老悔庵明
知周程楊等道學出于禪宗適之所謂其所排者
設墻塹亦

朱子引佛語

悔庵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

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并禪書

不可

限量

出華嚴經

似是非而非

出津集

大學補闕

全是禪語

畧翻

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真寔

无妄真實之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

寔无妄聖人之心至寔無妄

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能知覺

所知覺

楞嚴經

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

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

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源一心之妙

用活鱗、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菜根無

縫塔三句語劄著病處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

未

皆出禪書

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証據云非唯年

有變月亦有之晦庵註書唯毛詩一經乃是學力

註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并諸製作皆用佛

法況以佛經禪語改頭換回翻變其語而取其意

三如是用者遍于羣書晦庵如是用佛語又諱周

程明露佛語不識晦庵是何心哉近有一个半个

指禪語曰此一篇與宋儒言語相合這幾句亦與

宋儒相合嗚呼曾不知宋儒言語盡是禪宗流將

出去者也

隨人脚跟轉

太原王克平問曰除晦庵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

如空谷曰自無主見不能識其道之深淺唯憑晦

庵之說從而排之是為隨人脚跟轉也亦如水母

以蝦為目凡得蝦則能行或失蝦則茫然罔措
囿于器量曰目無主身不捨然其意之欲也即
曰亦有不因悔庵之說自欲排者此復何如曰譬
如世人唯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物如蚯蚓唯
知一尺地中食泥之樂不知蒼龍深躍海淵飛騰
在天尺鷃唯知竹籬寸竅左之右之之樂不知大
鵬一舉則九萬里扶搖風斯在下然亦不足怪也
囿于器量不能化耳
三教經典

客問妙明曰聖人製六經不過數萬餘言老子說
道德經不過五千餘言今見佛經卷以萬計言以
億數自非一人力所能蓋繁而不要也妙明曰
牟子云江海異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于丘陵
者高大也若夫深不異于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
不出于丘陵則跛羊陵其巔摩天之翼不居萑葦
之莖吞舟之魚不處溪塘之水剖蚌蛤之腹求明
月之珠採枳棘之巢求鸞鳳之卵必難獲者何也
蓋小不容于大而大不處乎小也故禹斛之鼎不

可以滿盂水一均之鍾不可容于流泉合抱之木
豈適用以茅茨尋尺之棘安能負于廣廈故器有
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勝劣物有輕重德有厚薄道
有淺深法有樞寔機有大小所處之分未有乖也
且佛之經也前說億劫之事後道萬世之要至于
無始未萌之前二儀肇形之際其遠不可推其事
不可紀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弥綸于廣
大之外剖析其窈渺之內以至高天無極之上厚
地無極之下莫不示諸斯乎如指其掌也所明既

博文奚為繁卷萬言億久未足為多何不要之有
耶

佛真法身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廣則色
羅法界窄則纖芥難投用時則萬境全彰放下則
一塵不立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魔外心寒人
天膽喪如斯至道豈文字語言而可測哉不見華
嚴的意曰法界之寬太虛莫能喻其量一真之妙
千聖安可齊其功即此用離此用奮然角虎之威

明頭未暗頭未猛矣。鉄牛之勢擲大千于八方之外，非正非偏，納須弥于一芥之中，不迫不隘，謂其空兮全真，獨露謂其有兮織造，不存二乘，散聞不能窺其涯涘，登地菩薩未能了其圓融，唯上根上機頓悟于一時一刻，彼小乘小器更修于多劫多生如此者，豈凡愚淺見者之可測哉！
本自天然

桐江瑛法師云：心為心，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中之妙，玄之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

由體明覺，遂生諸緣，鏡含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潛，方寸舒之兮光充，大千變化自在作用，無邊乃生，乃佛為寔，為樵迷之則浩，不返悟之則了，了相傳也。

蘧顏可師

古人云：覺得心放，便是工夫，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中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蘧顏可師。

理行相資

理行相資，缺一不可，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

無為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是故文殊以理印行
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
中道
若人欲成大覺必須行乎中道中道者不偏不倚
也不偏于空不倚于有亦不著無亦不空斯乃
謂之中道也

小因果
龍舒曰有修橋人有毀橋人此天堂地獄之小因
也有坐轎人有荷轎人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觸

類長之皆可見矣常如是省察其心以修淨土上
品往生復何疑哉

...之則慧性不明是故又殊...
...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
...道...
...若人欲求人覺必須行乎中道中道者不偏不倚...
...也...
...謂之中道也...
...小因果...
...品...
...隨...
...身...
...之...
...可...
...貝...
...矣...
...常...
...以...
...是...
...首...
...察...
...其...
...心...
...所...
...學...
...土...
...工...

彌陀經疏鈔 明雲栖寺沙門祿宏

三覺

三覺者自覺异凡夫覺他异二乘覺滿异菩薩又
離心名自覺離色名覺他俱離名覺滿

天中天

天有四一世間天諸國王是二生天欲色無色諸
天是三淨天四果支佛是四義天十住菩薩是佛
並超之是天而又天也

善知識二義

言一者對惡而言以我所知識有善有惡今是善之
知識故二者此人有了然之知卓然之識人所不
及是知識之善故又辨長四法天十出善對長
長老有四一世間天壽四法天十出善對長
天長者德長臘老又德臘具一亦通稱長者臘者
出家一歲名一臘周歲之中唯一臘故云一夏
意正同也又唐譯具壽則隻備德臘魏譯慧命則
三專就德言

迦旃延

迦旃延姓也此云文飾一云不定一云扇繩一云
離有無等南天竺婆羅門族也論議第一文飾者
文采修飾也凡人議論心雖曉了此理若直遂而
不文汗漫而不飾則詞不達意非善于論議者也
不定者縱橫善巧是善論議意扇繩者子繫母故
又破熱彈曲為扇繩不墮斷常發揮中道為離有
無也

善薩摩訶薩

善薩摩訶薩猶云善薩中之大善薩也棟非諸小

菩薩故

西方義

堅固清淨是西方義堅固者西屬金體有堅固義
即自性真常不易也清淨者西當肅氣有澄清義
即自性諸妄本空故西當白色有潔淨義即自性
諸染不生故

天樂

調和而克諧不悖融液而一味無乖忍進向與低
昂則頃鳴篪奏止觀變成定慧則玉振金聲慈悲

則哀矣而不傷喜捨則樂矣而不泆如斯天樂非
唯不鼓蕤復無散羽寂宮沉響天震地

和雅音

和雅者和與暴對如鴟鴞等是名暴音雅與俗對
如鶯鸝等是名俗音優柔和平無有麤厲能令聽
者躁心自釋是名和音正大謹嚴無有邪靡能令
聽者欲心自平是名雅音由之瑟尚缺于和鄭之
散大背于雅鳥蕤二美是黃鍾大呂所不及也

聞鶯擊竹

疏云善會之者此土有情無情亦皆說法如聞鶯
擊竹等况復淨土鈔云聞鶯者一僧因疑法華云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久參未悟忽聞鶯報遂
得大徹頌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到百花
香黃鶯啼柳上擊竹者香岳以不會父母未生前
句發憤住山一日治地次拋石擊竹鏗然有聲忽
尔大悟作頌有一擊忘所知更不做修持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梳等語如是則簷前鶻噪野外松
報一蚊一蠅一草一葉莫不演揚妙法鼓發道心

况清淨佛土乎

三慧

一者聞說佛名是為聞慧二者執受在懷是為思
慧三者持守不忘是為修慧

七為世重

七為世重者如禮懺曰七夜持呪曰七遍此經欄
網行樹曰七重乃至國家祀祖曰七庙教民曰七
年竭誠曰七日齋戒之類是也

音說出種言法衆生業海深所以難救拔古今存
沒者教言怨菩薩時公在朝更新庶務故作此偈
云此偈無和上受心人對其香畢問語云云
通身是眼

洪覺範曰王文公元宵賜宴于相國寺觀俳優坐
客惟甚公作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
本是同所以無欣怨予嘗謂同學曰此老人通身
是眼瞞渠一點也不得

宛有丈夫之作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
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真問謙曰徑山
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
佛性及竹篋子話真于是力究前究前話忽爾洞
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偈呈大慧曰逐日看經文
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大慧喜曰
妙喜常說叅得禪了纔讀看過文字如去自家屋
裡行一遭與舊識相見一般此偈乃暗合孫吳你
看他是个女流宛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事在

永字少法也不識

一秀才訪睦州稱會二十四家書睦州以拄杖空

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因措睦州曰又道會二十

四家書永字少法也不識一舉一回降大慧喜曰

果然不知

睦州問秀才治甚經曰治易睦州曰易中道百姓

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个甚麼曰不知其道睦州

曰作麼生是道秀才無對睦州曰果然不知

完秦國夫人信乃去真氣去俗華常歲會皆百為

諸方叅問錄 唐沙門慧海

那箇不是佛

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个是佛師云汝疑那个不

是佛指出看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踈

用功不同

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

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

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

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索無都不肯却千幾信
律師法師禪師以心相口不同口同口不同口同
有客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
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啟毘尼之法藏傳
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
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君非宿德白眉焉敢造
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
衆啟鑿玄闢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
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

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
根獲現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裡總須忙然
隨梳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故經云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
說但以假名字引導于衆生客曰和尚深達佛旨
得無礙辯客曰白以與與客入語語自語不語為
大量小梳問百入問漸答漸問去答去與非一老老
又問儒道釋三教為同為异師曰大量者用之即
同小梳者執之即賢總從平性上起用梳見差別

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异同工徒因將見差
洗水燒火無異三卷高何高平相曰大量法用之明
大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
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自語不得為
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
找將明朝來看
僧問萬法盡空識性否尔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
合生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
水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

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
信師曰找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寔是有如今不可
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
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卧對向不識可
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异將性去覓性萬
劫終不見亦如有人不見日不是無日

裏浮華夢裏身為謂龍顏便分別故應天眼識天
人教義何吉而傳書畧之爾世，良十卷新印書
許多灰燼置何處之而卷公山古人先心公友之然
雲庵和南堂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
焚盡世間空虛是吾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
理雲庵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舌大而乾
笑曰不知雲庵亦大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
是水非蛇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于名山

獨行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于穴中得泉甘
涼黎明視之觸髅也大惡之盡欲啗去忽猛省大
笑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觸髅不二如來大
師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予讀其傳至此追念晉
無樂廣酒盃蛇影之事作偈曰夜塚觸髅元是水客
杯弓影竟非蛇个中無地容生滅笑把遺編篆綫
斜其遺之端真非科公初非在百八辛願
岑大虫贊前與堂何部其氣合味七那以集又
長沙大虫敬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見

癡見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你虎
亦尔如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
見其彪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没百尺竿頭
行塵勃非此个中無此容主無矣此豈無者
無時即得此道之事非此可成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性嗜酒無日不醉陳退夫初
赴省闈過宗戲問曰堆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
視曰無時即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
上第時彥作魁方悟無時之語此中

掛名官府

晦堂老人寓漳江謝景温守潭州虛大為以致之
三辭弗注曰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求
于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
為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藉之民直
遣伍伯追呼耳豈可復為也吾曰

半身寫照

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匡化為之贊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

栽田博飯

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峯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
法恬退自處之効也歟予嘗想見其為人城隈古
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
地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
吾臂酸
石頭和尚庵于南臺有年偶見負米登山者問之
曰送供米也明日即移庵下梁端百丈寺在絕頂
俾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之者則曰我無德以

勞人衆不忍藏去作具因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
日不食之語先德率身多如此故六祖以石墜腰
牛頭負米供衆今少年苾芻擊鉢顰頰曰吾臂酸
不當僭越

高明教每嘆沙門高上大聖慈廕之力也而晚世
紛々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無稱臣禮臣之為言
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
依空不拘空

經云如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

依于空戲而不據亦不為空之所拘礙不墮空取
不傳之妙空

秦越人之于醫望見而知生死老潘之于墨摸索
而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

不當讚妙

者願良本始來合也平安發學極學勝白香贊頌
印余余之器長發學良發學極學勝白香贊頌
卷八衆亦必痛去我其因不食姑前二成不林一

林人天眼目 宋釋智昭

臨濟宗風

大雄正續臨濟綱宗因問黃檗西來痛與烏藤三

實頰遂往大愚打發親揮肋下三拳言下便見老婆

心懸知佛法無多子奮奔雷喝將猛虎鬚迸開于

赤肉團邊到處用白拈手段飛星爆竹裂石崩崖

冰稜上行劍刃上走全機電卷火用天旋赤手殺

人單刀直入人境俱奪照用並行明頭來暗頭來

佛也殺祖也殺辨古今于三玄三要驗龍蛇于一

圭一賓透脫羅籠不存玄解搥金剛王劍掃除竹
木精靈奮師子全威振群狐心膽下梢正法眼藏
滅却這瞎驢邊徹骨徹髓而血脉貫通透頂透底
而乾坤獨露綿綿不漏器器相傳蓋其宗祖高明
子孫光大此臨濟宗風也
雲門宗風
韶陽一派出于德嶠之源初見睦州推出秦時之
鑽寄教象骨脫却項上之枷使南鼈鼻攬向面前
打東鯉魚雨傾盆下稱提三句關鍵拈掇一字梳

鋒藏身北斗星中獨步東山水上端明顧鑿不犯
毫芒格外縱擒言前定奪直是劍鋒有路鐵壁無
門打翻路布葛藤剪却常情見解烈焰寧容湊泊
迅雷不及思量蓋其見諦寬通自然受用廣大花
開靈樹子結香林振佛祖權衡開人天眼目夫何
源清流濁根茂枝枯妄立道眼因緣謬為散色差
別互相穿鑿滯着語言取辱先宗過在後學此雲
門宗風也
曹洞宗風

新豐一派荷玉分流始因過水逢渠妙見無情說
法當今不觸展手通玄列五位正偏分三種滲漏
夜明簾外臣退位以朝君古鏡台前子轉身而就
父雪覆萬年松徃夜半正明雲遮一帶峯巒天曉
不露道樞綿密智域因深默照空劫已前湛天一
壺風月坐徹威音那畔澄下滿目烟光不萌枝上
花開無影樹頭鳳舞梳絲不挂个中雙鎖金針文
彩縱橫裏許暗穿玉線雙明唱起交鋒處知有天
然魚帶忽來枯木上須能作主不存正位那守大

功及盡今時寧容尊貴截斷情塵見網掣開金鎖
玄闕妙協全開歷、類中混跡平懷常寔明、炭
裏藏身卷舒不落功勳來去了無變易欲使异苗
蕃茂貴在深固靈根若此柴石野人爭見新豐曲

子柴石野人浮山
圓鑑之別號也

寶鏡三昧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
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梳
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頤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

形文彩即屬染汚夜半正明
天曉不露為物作則
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
如臨寶鏡形影相
覩汝不是渠正正是汝如世
嬰見五相完具不去
實不來不起不住婆和、有句
無句終不得物語
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
疊而為三變盡成五
如莖忡味如金剛杵正中妙
挾敲唱雙舉通宗通
途挾帶挾露錯然則去不可
犯忡天真而妙不屬
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
入無間大絕方所毫
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
緣立宗趣宗趣分矣

即是規矩通宗趣極真常流
注外寂中搖繫駒伏
鼠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
顛到以緇為素顛倒
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
觀前古佛道垂成十
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
以有下劣寶几珍御
以有驚异狸奴白牯羿以巧
力射中百步箭鋒相
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
起舞非情識到寧容
思慮臣奉于君子順于父不
順非孝不奉非輔潛
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
名主中主

形又形即屬染汚夜半正明
天曉不露為物作則
以容用此愚去魯曰翁
臥齋之主中室鏡形影相
對豈且奉亦吾亡則吾父
不則我我利奉非辨
直改以何所本久不始
子安步幾非靜端隨容容
以百驚長野女白掛
屏心以中百老齋
性歸樹以家之想故
無之非以百不
賢難育以自持要合古
嫌肅屏前舌利直垂
如千景長望悲之為
我對真其願後
以論為素願隨
明長康取畫治
過真常為生
衣冠中結
誓海

藏教音聞卷七十五目錄

人天眼目

為仰宗風

宗門雜錄

真性偈

石門文字禪

和歸去來詞

求僧衣疏

羅湖野錄

法眼宗風

翠簾歌

無名詩

無名詩

請果老住天寧

生辰疏

空空道人

點鐵成金易

空室道人

踏倒須弥

大小秀

牧牛詞

高風逸韻天寧

山居詩

漁父詞

泉萬卷

無奈菊花枝

寄茶詩

翠巖境

龍肉豬肉

老僧詩

入聯句頌

蘇曾溪一滴子十五目錄

三祖後身

雲南段氏

吳繫髻金鈎

玉腕禪師

馬嘶花發

天生橋

守衣迦葉

白猪高娘

蓮冠老僧

一手持石案

天大黑天神

繫日

崇模師

画柱鎖龍

蒼山師

洱水龍

南觀音長

南堂子菴禪師語錄

聽松菴銘

達磨大師贊

元叟端禪師語錄

水月後圖

擬寒山子詩

寒山拾得讚

吳山端禪師語錄

請師侍持疏

布袋和尚贊

白樂天見鳥窠

贈居士

題牧牛圖

書友山頌軸後

王

入城化緣回

南打睡說

吳山御入山

睡起

山居詩

高峯大師語錄

雲庵音贊

楚石禪師語錄

蓮經跋書

韋陀贊

陸朝奉請赴任

吞蔡察院

負暄

示世

音贊

楞嚴經跋

愚庵及禪師語錄

趙魏公書楞嚴跋

恕中禪師語錄

三教異同論跋

元觀世音贊

行道觀音贊

高朝陽對月二贊

呆庵莊禪師語錄

朝陽補破衲

對月了殘經

達磨祖師

懶瓚禪師

南石和尚語錄

達磨

寒山拾得

朝陽對月

笑隱禪師語錄

達磨祖師

慈庵及禪師語錄

慈庵公書榜嚴跋

慈中禪師語錄

觀世音贊

朝陽對月二贊

禾查真師語錄

矣新新語錄

陳超機師

南查語尚語錄

三教異同論跋

行道觀音贊

對月了殘經

懶瓚禪師

寒山拾骨

藏教音聞卷七十五

示人天眼目

為仰宗風

江西為仰深究此宗只用灰火撥開便見柴頭發

去現淨瓶踢倒贏得為山使得地于出井之時奮大

机于撼門之際挿下鋏子不妨人數分明推出枕

頭正用劍刃上事其險崖向有陷虎機大禪佛與

四藤條令行有據涅槃經總是魔說貴子眼明暗

合機輪混融境致圓相中貴大家唱和原夢處貴



驚子神通膝下書字而頭角崢嶸室中驗久而師
子腰折離四句絕百非一槌粉碎有兩口無一舌
九曲珠通當機要辨宗猷為人頗多落州道傳千
古名振兩山此為仰宗風也
法眼宗風
清凉大法眼王化石頭城首明地藏指頭頓見玄
沙祖禰撥萬象不撲萬象言前獨露全身有絲頭
不有絲頭向裏已彰自己心空法了情虛見除應
塵毛了然統剎海皎々地髑髏常于世界鼻孔

摩觸家風重々華藏交泰一々網珠圓瑩以至風
柯月渚顯露真心煙靄雲林宣明妙法對揚有準
惟證乃知亘古今而現成即聖凡而一致聲傳海
外道滿寰中此法眼宗風也

因指見月倘有个漢向性字
未形之前領畧文彩自彰匪
從他得翻笑老胡心好痛與
拄杖靈隱慧昭大師可光述

真卦圖

宗門略釋

蘇石門文字禪

宋沙門釋德洪

古入不問良者昔

和歸去來詞

而公和公吳老吾也洪言非其却問其

歸去來兮是處有山皆可歸念纏綿其世故忽感
悟而增悲精誠炯而未泯齒髮逝而莫追想比鄰
之驚愕疑昔人而竟非逢斷槁而植杖涉淺瀨而
搗衣轉華確之深壑開梳杼于尋微宿雨初霽山
氣如弄紛然落葉滿我衡門少喜翰墨餘習尚存
如撫無絃如持空樽有詩情以寄目無憂色之在
顏皆遇緣而一戲則何適而不安顧風物之閑美

忻幽鳥之闕、揜殘書而意消偶敘目而深觀還
諸緣以俱盡廓然獲其無還譬如人經故鄉情戀
戀而盤桓歸去來兮請畢生于此游佳退藏于不
言使來者之自求如薪竭則火滅知愛盡而無憂
雖鯤鵬之小猶聽其自化則此道其可以告于朋
儔笑我閱世如川行舟少折困于憂患老安樂其
林丘嗟學者之畏影蓋餘波之末流苟就陰則影
滅妄自釋而心休已矣乎吾吐斯言非其時聞者
聽瑩皆遲留以鍼投水今無之古人不可見來哲

亦難期省雜念之妨道如良苗之日耔當閉關而
觀壁盍捐書而止詩不取于人而自信如子得毋
復何疑

請果老住天寧

雲門之句裏呈機聚玲瓏之餅芥洞山之心中妙
吐走圓轉之盤珠持臨濟之門風行黃檗之照用
奪人境于棒下分賓主于喝中三宗盛集于帝京
諸老大揚于佛事伏惟某人道韵拔俗英姿逸羣
披沙得金剖石逢玉識黃窟窟中頭角振青鸞溪

上風雷十年之幽蘭林香一旦之穎錐囊露主張
法席厭飫名山每欲悔藏輒自昭著其自治雖無
求于世然寓世當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
今者覺天梵侶上國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
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助發慈心想見肯來龍象
蕭擁隨高步
求僧衣疏

出家報四重之恩為一大事剃髮墮三寶之教豈
是小緣須干祇樹之檀披此福田之服千里之水

本發于濫觴六合之雲寔起于膚寸
生辰疏

大行所熏如春與物等慈無礙似谷應教虔當誕
慶之辰特集延祥之福誦持法藏增益壽祺伏願
追迹高松比功契稷和氣作生民溫煖朴忠為社
稷垣牆永護佛僧不忘願力

上風雲十年之出南林香一異之親筆
法席承既名山每欲海底觀自若著其自治雖無
求于世以爲世當信緣而行其必山林終勝朝市
對面離衣舊制曾不効師代法以重臨期宗風
並亟高迷此以與對味席非主丹靈幾作亦為球
靈之氣赫真交拜之師臨林去瘋曾益壽斯為師
求大行既熏以春與師皆慈無幾以谷熟諸亥當
主承厥報西東之思為一大事則幾阻三寶之教
本發于靈願六合之雲冥此長服于里之水

喜羅湖野錄

宋江西沙門曉瑩集

點鐵成金易坐耶移知幾苗效歡自樂凡望真慨在
能湖州西余淨端禪師章丞相子厚由樞政歸吳致
端住靈山繼遇有詔除拜適乃翁體中不佳進退
莫擬端投以偈曰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子細
思量著不如個湖州長興靈山孝感禪院老松樹
枝下無用野僧閒口千言只向大家入谷古靈只稱
空室道人天門曰一神也無我固是熱熱亭長百我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范公珣之女道韻閒淡似

不能言者至于開廓正見雅為精峭偈句設浴保
空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毫若有起
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
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詆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
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
到此亦須洗却百端雜念中不計其數
踏到須彌余半世無事由誰如說
黑蜀僧普首座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
善為偈可開導人有曰十二時人莫住工窮來窮

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到須彌第一峯

大小秀

大小秀靈話論之人皆入人境去意相離余亦入境

為山小秀禪師與法雲大秀禪師久依天衣懷公
號為飽叅俱有時名故叢林中以大小呼之大秀
遷栖賢以偈寄曰七百高僧戰法場盧公一偈盡
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迨蘇過九江去入牛
牧牛詞

潼川府天寧則禪師早業儒詞章婉縟有牧牛詞
寄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強力健絕人能解

牽騎為貪原上綠草嫩離人只管尋芳逐翠奔馳
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
外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
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
不見正是月明時
高風逸韻
西蜀廣道者晚年依同門友深公于寶峯雪夜深
大與擁爐語論之久潛使人戲去廣卧榻衾褥及就
寢摸索無有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

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詩曰已透雲庵向
上闕熏爐茗椀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毳衲從
來著壞山瘦節直宜青嶂立道心長與白鷗閑歸
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峯烟靄間廣之高風逸韻
于詩可見矣
山居詩
臨川化度淳藏主有山居詩其詩曰拙直自知趨
世遠疎愚贏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他物只有鱗
皴杖一尋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挂藤蘿自

緣此處宜投老，饒得溪雲早晚過。自咲疎狂同拾
得誰知癡鈍，若南泉、甞回食飽遊山倦。只麼和衣
到處眠，無心閒沒雲歸洞。有影澄清月在潭，此景
山灼然超物外。本來成現不須參，隨身只有過頭杖。
飽腹唯憑折脚鐺，幾度遣閑何處好。水散山色裏
高遊行，木一回首疑五峰。峽間黃之高風，忽借
漁父詞，新山、新得、直宜、青鞵、五箇、公、身、與、白、馬、閑、騎。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
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

只把孤舟為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頃聞
四海停戈，羊金門嬾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
真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

泉萬卷

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紹聖元年東
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汭，既迎其
至，從容語道坡以詩紀其事。泉說偈送行曰：脚下
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禰風。好將鍾阜臨歧句，
說似當年踏碓翁。

無奈菊花枝

大為智禪師號大圓叟參改陳公去非問寂然不動時如何智曰千聖不能覓其蹤又問感而遂通又作麼生智曰萬化不能覆其體公欣然以謂聞所未聞作小詩呈似于智以見意曰自得安心法
泉悠然不賦詩忽逢重九日無奈菊花枝一日晉淨院範鍾成盛集緇素讚喜智遂操鯨曰長子羅暎羅遵受如來教撞鐘發大機阿難圓信入我今撞此鐘見聞獲大益上徹三千界下透無窮極塵劫

迴寥々太空常寂々息苦與停酸皆承此恩力于
是四衆歡呼為非常佛事

寄茶詩

丁晉公以宣賜進奉紅綃封龍字茶與璉禪師有詩云密緘龍焙火前春翠字紅綃熨眼新品字至高誰合得隻林樹下上乘人其為名公之尊崇若此

翠巖境

保寧璉道者元祐間住洪州翠岳時無盡居士張

公漕江西絕江訪之瓌逆于途公遽問曰如何是
翠岳境對曰門對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
公曰尋常只聞師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祇對乎瓌
曰適然耳公咲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烟嵐試問
如何是翠岳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遠松杉
遂題于妙高台今有石刻存焉

龍肉豬肉

靈源禪師居黃龍照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
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

龍肉且以有所論若食豬肉寔美而真飽也靈源
曰此乃東坡早歲趣俊發言不覺負墮當為明之
于是成二偈東坡咲說喫龍肉舌底那知已燕津
能省燕津真有味會言龍肉不為珍又曰何知龍
肉即豬肉細語粗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大
機曾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此斯言惜老坡不聞
也意東坡詩有前身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
佛祖中来矣然較所學乎迷古可謂前言戲之耳
老僧詩

定慧依禪師貽老僧曰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
看經嫌字小問事愛敬高暴日終無歇登階漸覺
勞自言曾少壯遊岳兩三遭
聯句頌未詳李頌寄朱發運心辭是時許郎
李文和公嘗作二句頌示許相與聯成四句
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成四句
曰叅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李雨催樵子還
家朱風送漁舟到岸許仍命浮山遠公和之曰叅
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

紅爐再煨鉏麁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
落秋江風動蘆華兩岸

定慧休禪師昭老僧曰俗牒知多少鹿角採花神
看經無字小問事後散高恭且終無歇登階漸覺
勞自言曾少壯遊岳西三遺
聯句頌
李父和公嘗作二句頌寄朱發運已辭是時許郎
中式無濟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成四句
曰齊禪頌是鐵漢若手心兩便到時雨催樵子課
答林云風連盞華兩竿仍命浮山遠公和之曰春
珠盞在遊庭盞盪鉢匙佳齋齋瀾良吞定驚飛盪

宋曹溪一滴 明妙峯山沙門周理編

三祖後身

唐聖師李成眉賢者中天竺人也長慶間遊化至
大理國大弘祖道昭成王禮為師為建崇聖寺基
方七里塔高三百餘尺後王嗟巔問曰三尊佛那
尊大師應教曰中尊是我王不契以師為狂流于
緬未幾滅度塚間常有光明復生靈芝大如傘蓋
雲有盜者盜其骨商人貨之乃金鎖骨也王聞其事
取骨為中尊臍腹誌云師乃西天三祖商那和修

後身也中尊顯顯結云和云五天三師商祇味創
雲南段氏盜其骨商人賞之云金殿骨也王簡其事
晉弘修大師即文經帝禪位為僧也神聖文武帝
之子姓段氏名忠英按南詔史載段氏王雲南三
百五十年歷二十二帝其中禪位為僧者七人曰
文經曰秉義曰孝德曰保定曰文安曰宣仁曰正
康聖初李如晉贊普中天竺人出家受戒並出家
繫髻金鈎

宋水目山阿標頭陀洱海人也問皎淵禪師心經

無智亦無得師曰你但恁麼叅去看是甚道理時
南詔段氏建寺師為工匠都養日則奔走勞苦夜
則繫髻寺梁遂獲靈通嘗挈筐入市貨物雖去二
百里者食頃便至人竊窺之但見閉戶默坐置筐
于前諸物自盈見者宣于眾標遂立化繫髻金鈎
至今存焉

玉腕禪師

元蒼山念庵圓獲禪師夢神授書法凡書字時右
腕洞如水晶人號為玉腕禪師

馬嘶花發

明感通無極禪師大理人洪武十六年以白駒山
茶進上、臨軒受之時駒忽嘶一叢茶亦發一花
上异之加嘆弥久

天生橋

邃古之世大理舊為澤國水多陸少有邪龍據之
是名羅刹好啖食人居民鮮少有一老僧自西方
來託言欲求斤地藏修羅刹問何所欲僧身披袈
裟手牽一犬指曰他無所求但欲吾袈裟一展犬

一跳之地羅刹諾僧曰既承許諾合立符券羅刹
又諾遂就洱水岸上画券石間于是僧展袈裟縱
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羅刹彷徨失措意欲背盟
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別有
殊勝之居因于蒼山之上陽溪神化金屋寶所一
區羅刹喜過望盡移其屬入焉而山遂閉于是僧
乃鑿河尾洩水之半是為天生橋今洱水島上有
赤文如古篆籀云是買地券僧即觀音大士也
守衣迎葉

唐雞足古和尚不知何許人與二僧同住一庵入
城乞食南詔問識何法門古答云我能使死者生
極樂世界詔今國中但有死者請古起棺如此十
餘年有諗于詔曰古妄人也云能超度死鬼何所
詎驗臣願入棺試之詔如言請古起棺將至化骨
之所起棺視之誠死矣懇古求生又作法遂甦死
者悔曰我已生在七寶宮殿中如何復來此古遂
還舊庵見二僧問食二僧曰汝從城中來乃不裹
糧却至此欲食耶古遂走叩華首石門中開

二僧追呼至則石門閉矣二僧悔恨焚身門外焚
處生栢二株有泣淚泉袈裟石存焉然古即守衣
迦葉也

白猪高娘

唐白猪高娘大理有樵人每以食供山神現身
問何所求曰我欲到極樂一觀耳神曰此非我所
能白岳有担桶引猪女人汝注懇之彼能致汝極
樂樵人尋之懇其所云女人以衣袖納樵人且戒
勿語即見七寶宮殿池沼樹林皆如經說樵人忽

思家不覺身居故地女人騎白猪化為象騰空而
去乃知普賢菩薩化身也女生于高氏名谷女土
人即其地建寺曰谷女今稱高娘谷鳥皆訛也
蓮冠老僧唐蓮冠老僧首戴赤蓮花冠身披袈裟持鉢至蒙
舍細農邏家乞食時農邏父子耕魏山下姑婦注
餉見僧乞食遂食之再炊注饘僧坐不去持饘前
行而僧業已先在復向人乞食姑婦驚怪又食之
返而復炊且至魏山見僧坐石磐前有一青牛左

有白馬右有白象各馴伏上覆雲氣雲中有二童
子一執如意一執金鏡姑婦驚喜再拜之僧問何
願二女不知僧曰奕業相承二女趨農邏寺至則
但見五色雲中一人持鉢而坐彷彿見二童子唯
餘磐石上衣痕及象馬牛之跡耳

一手持石案

揚波遠大士東漢時常以神异救世人號為神明
大士數百歲出沒無時康永徽以後常騎三角青
牛逍遙以遊善觀風氣凡雲南益井寶處皆師所

示偶逢神僧于三陽峯麓為設一供陳石案長丈
六濶六尺但以一手持將石案猶存千夫莫舉後
不知所終士東氣超常心轉長姓世入羅漢中既
大黑天神

唐趙迦羅師大德間昆明池有蛟化美少年妖异
害人居民苦之師世精阿吒力教尤通梵經鄉父
老禮請治之師即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喫之蛟
立見形因斬之恠絕人問胡奴為誰曰此大黑天
神也

繫日

唐楊都司創洱河東羅筌寺，前有田四十畝每
栽秧約三日傭者戲師曰若能繫日當為畢栽師
默念呪田栽既畢乃瞑傭歸而後知已歷二晝矣
山下有黑龍常作風浪覆舟師以白犬吠之龍怒
而出師視龍犹蜒蚓若教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
先是河浪九疊師以念珠鞭之去其三疊河乃翕
順可舟

崇模師

崇唐宗寶禪師者元和間有漁人于洱河岸得鵬遺
卵收之有頃卵破而出為嬰見人異之不敢加害
嬰見能食即解種之伎倆長而為僧在崇模莊人
呼為崇模師又曰宗寶能呼致風雨善用兵機神
異莫測景莊帝禮以為師帝攻成都軍士乏糧師
咒水為酒咒沙為米醉飽數萬人唐師三至三敗
者皆師力也後帝憚之師輒化為鵬飛集高興寺
不知所終

畫柱鎖龍

師摩矣太后乃景莊帝之母持觀音咒得觀音圓
通隨帝征至羅浮白城建一寺南壁畫一龍是夜
龍動幾損寺矣復畫柱鎖之方定

蒼山神

唐贊陀高僧摩伽陀國人為蒙氏所重初游鶴慶
其地皆水師以杖刺東隅而泄焉復建玄化寺鎮
之與李成眉友善時王公主崇聖寺祈佛至城西
為乘白馬金甲神人攝去王告于師曰此蒼山
神也乃設燈照之果在蒼山下師怒欲作法移山

于海神懼獻寶珠王從之山下有海神廟
洱水龍白馬金中鉢入鉢去王寺下神之曰此蒼山
宋無言和尚姓李氏精密教嘗持一鉢鉢入定欲
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
遂雨南詔封為灌頂法師一日聽法華經有老翁
蒼立聽畢乘風雲而去衆驚問之曰洱水龍也

觀音長者師古矣畫鉢顯之云矣
漢觀音長者不知何許人蒙氏時遊大理長髯潤
面冠蓮冠執杖持珠或隱或顯出沒不定後漢兵

代滇長者背負大石可約數丈兵士望見驚退兵
中有善用陰符者盡令境中火息長者取石吹之
得火民有憂患數處禱之皆應俗呼為觀音長者
所負之石尚在取火之法今賴焉

于海神懼故寶珠土從之
泝水龍
本無言和尚姓李氏精密教書持一錢鉢入定欲
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逆審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
遂雨南詔封為灌頂法師一日聽法華經有老翁
西負斗水尚奔却火之語合陳馬泝水龍也
現岳大月百憂悉憐靈斷之皆孰谷平為賤音身皆
中育善因劍苦苦盡令哀中火身身苦却亦為之
為真身皆背負大石而臨憐大兵士望良驚悲立

夷南堂了庵禪師語錄明沙門清欲

聽松軒銘高第

松本無聲因風而鳴乃若廣樂張之洞庭我耳本
靜物來斯應忘精遺聞默亦有領彼既無作此亦
奚受一根返元六用仍舊松之青翠風之泠泠爾
在散爾色孰經孰營散不自散色不自色由我聞見
乃彰爾德爾德不有我心亦空淨洗兩耳聽此松
風一主且八鄰無三和悌懸蹟華會中亦無吹地
布袋和尚贊蘇叢不奈於昏熾日卧身靈臂欲粉尚

市削拈金錫穩靠布袋低眉歛目袒肩露臂成佛尚
隔一生且入瞌睡三昧料想龍華會中也無如此
自在爾爾爾爾不自在亦空亦虛亦兩耳顛地味
達磨大師贊然原營第不自第色不自色由我爾原
不視竺乾平欺震且直指單傳胡揮亂拉掉三寸
舌而電掃六宗踏一莖蘆而風生兩岸劫外春光
喚得回五葉千葩何爛之黃樂第之師我第且本
白樂天見鳥窠

夷險忘來樹上無邊風月自為隣使君問法休

驚訝行得方為說得人

...金錫... 一土且入... 自在... 蓮... 下... 言... 與... 白樂天... 薰... 月... 法...

元叟端禪師語錄

水月後圖... 水中明月輪可玩不可覓... 採後徒自在觸破寒潭

碧... 居士... 建... 會... 求... 贈

雙徑在吳淞... 如練紆其東... 秀色... 覩史夜摩之宮... 晴雲暖靄生... 岳松朝開暮合無終

窮祖師據之而鞭磨答鳳靈物依之而給雨支風
叅玄上士由之洞森羅寶印明萬像真宗納須弥
于芥子卷法界于鍼鋒皆本源自性之常分且非
妙用并神通諸上善人登此山預此會者境由心
體攝事得理融治生產業皆與寔相不相違背儼然
如鹿園鷲嶺觀紫金光聚于百萬人天之中說法
至今猶未散天花如雨飄空濛噫四生紛擾兮白
雲蒼狗災變滅五欲驅馳兮驚濤駭浪常撞春苟
非冰懷雪慮而栖禪此地方其將曷從

擬寒山子詩

我笑一種人平生好輕忽讀書不曾精開口輒罵
佛者覺義也何必苦罵之古佛去已久罵之徒
爾為覺即覺自心常令無染污寶月瑠璃中光明
洞今古心外無別佛外無別心此心若不信六
道長漂沉西方大聖人况乃孔丘語吾儂非謬傳
你儂須聽取

題牧牛圖

誰家荒野連平原何處孤村帶喬木官田耕盡牛

正閒且對東風弄橫玉
寒山拾得贊

作獨吟詩既村且野謂是文殊吾不信也燒火掃地掣風掣顛安得佛世有此普賢語吾輩非寒山書友山頌軸後無從辨宋世無從辨此語不詳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屹立天壤間亘萬世不可磨皆莫山若也山之德也如是其可不友乎朱博蕭育張耳陳餘反眼若不相識視此為何如哉

寒山七言詩

吳山端禪師語錄諱淨端宋人即端師子
請師住持疏劉誼

壽聖舊非禪刹罕見衲僧吳山久隱作家還同古佛亟干太守額得高人恭惟禪師乃夙悟大乘弗拘小節縱橫妙用出處不羈勘破回頭撞翻不托粗言細語皆是上攬糲食惡衣唯修密行慣遨遊人于城市常咲傲于林泉瀟洒餘情徜徉雅措白雲虛室七軸連經皓月空潭一散漁父况兹所好豈是不佳若也為人何妨行化衆心皆喜思作禮于

象王十目具瞻願皈依于師子既伸虔請寧假謙
辭室火轉動慈母且空舉一精為父亦慈而豈
入城化緣向知將立林泉嚴西翁許許非許白雲
元豐七年中秋上旬忽因四大相逼思惜田之額
心換寶殿之大柱修僧堂之正門箱無一寸之帛
囊無挑藥之金不免入城乞化編扣豪門莫非人
人歡喜處相忻盡道承長老親自到及拈捨五
青文十文終問求千錢百貫一似抽筋蓋是我福緣
淺薄莫怨他人自知蒲繩子短爭嫌苦井源深不

如早歸蛩畔作个閑人觀月色之清輝望孤鶴以
為鄰誓弘般若報佛深恩奉勸後代兒孫莫打此
般鼓笛聒噪他人

打睡說
世人處身有四儀唯我最奇人間萬慮都遣富貴
名利都不能知翻思釋迦老子不知人之所宜却
令晝夜修習善法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
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
若教老僧親見令向靈山頂上塊石枕頭大家一

時打睡驀地拽起來時要他知道睡中雨這般滋味
味自能身無心無那因緣今一坐空過無所畏也

陸朝奉請赴任

字蒙老

正是炎天六月天白雲深處恣高眠山童忽地來
驚我報言蒙老在溪邊拏舟遠隔來相訪問余臨
別有何言不說教不談禪專聽政教如我山前水
流歸滄海清溪常湛然

吳山卿入山

友人相訪入柴關雲水寬閑溪澗寒真道山家無

可待老松修竹任君看

答蔡察院

野老平生惜懂模樣一似漆桶看來孔竅全無粥
飯也解口動出言鄙野無文愚拙不能取奉自知
道眼不明不會葛藤骨董忽逢道友良朋勸我去
叅法涌我聞法涌禪師福德王臣所重行則隱
轟、坐處千從雲擁喫着錦衣細食住處雕梁畫
拱野老仔細思量也是一場闌闕

睡起

新石枕藤床一榻低覺來還自日沉西白雲堆裏翻
身轉一曲漁歌在碧溪一樹鬪開

負暄不坐炙十封雲鞋與養雜不臨食卦氣無紫書
菴屋心當南天寒好負暄太陽勝輭火第一且無

烟那不問不會喜蘇骨董身豈能文身照噴噴去
山居詩稱口連出言稱世無又豈能不論本奉自法

吳山古寺近溪邊高閣虛堂景象全林下寂寥爐
火盡未眠猶聽夜行船。自笑年衰雪滿頭任他

冬夏與春秋林間寂寞何為樂山鳥自鳴泉自流

。因觀楊柳垂青眼始覺人間春到來遙望南山
雪消盡寒梅猶有一枝開

示世
兒童闔百州處，去尋討闔罷各回家狼籍教誰

掃



二二

石枕藤床一榻涼，竟未道自日沉西。白雲堆裏翻
身轉，一山漁歌上碧溪。
負輕
第幾已當南天太，好與桓大陽勝。快火第一且
神
山與童闢百州遠，去尋信。隨霜各回容。野齋幾
不世。山古寺近溪。是高閣。虛堂景象。全林下寂寥。爐
雲虛盡寒。赫赫。一林開。自笑。年長雪滿頭。任他
。因。賤。赫赫。垂青。取。發。覺。入。閣。春。陰。來。盡。望。南。山。

高峯大師語錄

諱原妙元人

雲庵

或淡或濃拖雨去，半舒半卷逆風來。為憐途路無
栖泊，却把柴扉永夜開。

鉢底珠吐紫氣不交開
迺表迺氣鉢雨去半後半卷並風來為對並忍無
雲黃

高峯大相語殺

楚石禪師語錄明沙門梵琦

蓮經跋

經王尊貴秘藏幽深究竟絕于名言方便令其悟
入自如來開演出彼千齡及羅什再翻成茲七軸
受持讀誦如飲海以無邊書寫流通若量空而不
盡潛利陰益妙用恒沙隨喜讚揚神功叵測山阿
楞嚴經跋意必熱斷斷之樊籟海昇成之業勝誓
性覺妙明亘古今而不變本覺明妙在迷悟而皆
如假喻虛空而不空發揮羣相而非相超乎聞見

異彼因緣交光相羅彌滿清淨只為客塵擾
知日用昭々耳目所拘孰解騎聲蓋色根塵未脫
安能息慮忘緣墮情想之樊籠感昇沉之業報譬
如青目暈此明燈宛如濕花發于巨海外列山河
世界中亦鬼畜人天本因織妄而成莫匪瞪勞而
現直下斷除愛欲還他調御丈夫自令疾至菩提
教我多聞弟子超越五蘊區宇廓清十種禪那如
能宣此呪心乃可制諸外道利人利己世出世間
託不動尊成無上覺

韋陀贊

妙高四嶽南有提婆其下將軍名曰韋陀位在童
真護我支那兜鍪鎖甲持杵降魔二十八部三十
二將：中最賢帝釋所仗坐則為起背則為向護
善遮惡積德修行末世比丘稟戒不全起居食息
寔賴尊天如跛得杖如渡得船受佛付囑願海無
邊

并彼因緣交光相照殊滿清淨只為客塵擾
知日用昭然耳目所拘執解騎虎蓋色根塵本
豈能息慮忘緣隨情想之契龍感昇沉之業報
冥感真天吹颺長外吹颺長受相好無斷無
善舉惡辭斷於未世此立真如不全受身身
一法下中第實帝釋而劫坐頂為法背隨為向
真真法度亦無差處甲法并新舊二十種將至十
收高四劫南首真聖其不遜軍公白草對法五重
草對實動身亦無上覺

大愚庵及禪師語錄明沙門智及卷之九

趙魏公書楞嚴跋聖盡世無空無而下第

梵語首楞嚴此翻一切事究竟堅固良由慶喜未
全道力求佛方便故世尊示之以十方如來一門
超出妙莊嚴路乃至多方決擇真妄發明陰入七
三火皆如來藏使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真銷億劫顛
倒妄想獲究竟堅固法身于是說偈讚佛發願度
生虛空可亡心無動轉寔為微妙章句松雪居士
趙魏公大書持書以傳不朽書法之妙大海為口

須弥為古贊莫能及而公出處光大名滿天下碩
德盛業不可思議得非楞嚴會上吾提產堦乘大
願輪一來人間遊戲者歟于長若三教異同論跋對器界無去當豎全真能動此願
三教學者互相矛盾其來遠矣屏山李公嘗謂儒
釋道之軒輊非唯釋道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
讀釋道之書之病也君子避之今觀彭城支離叟
三教異同論窮理盡性無党無偏可謂撤藩籬于
大方之家匯淵谷于聖學之海立一家之成說掃

末流之浮議使三聖人之學凋瘵之秋復將鼎峙
而不致偏仆其于聖教豈小補哉

行道觀音讚
前無迎者後無隨子拍圓珠步較遲四首塵勞深
似海東生度盡是何時

須彌為古贊莫能及而公出處光大名滿天下頌
德盛業不可思議得非楞嚴會上吾提摩竭乘大
願輪一來人間遊戲者歟
三教異同論跋
三教學者互相矛盾其未遠矣屏山李公嘗謂儒
釋道之軒輊非唯釋道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
讀釋道之書之病也君子避之今觀彭城支離叟
西不存而論其非聖豈在蘇為可謂撒藩籬于
末庶之我難勉三聖必之學既齋之殊與世與

恕中禪師語錄 明沙門無愠

觀世音讚

以口說法口有時歇以身說法身有時滅唯我大
士宴坐水月刹、塵、不說而說

行道觀音讚

前無迎者後無隨手拍圓珠步較遲回首塵勞深
似海衆生度盡是何時

朝陽對月二讚

者領破布衫零落吁已久今日補不完何年更下

手看底是誰經忙下且披閱不承弟一義孤負天
邊月日二驚

必無來主交盡長回却

前無咄咄苦勞無國手試圓相走轉影回首墨卷

不直斷音驚

士莫坐水月條，墨，不若而驚

山口驚去口首却堪以良若去良首却堪却殊大

斷也音驚

此中斬相語殺 則也門無斷

呆庵莊禪師語錄 明沙門晉莊

朝陽補破袖

切、用針錐工夫要綿密這回補不完孤負天邊

月

對月了殘紅

手中一卷經天上六輪月了、在目前明、向誰

說 不寒却善法世天七知出雨下山益得盡公無

達磨祖師

當門齒缺兩眉粗個是單傳碧眼胡出語不教天

子契渡江空費一莖蘆
懶瓚禪師

布衣穿結髻毛班天子呼
他不下山惹得虛名垂
後世只因公茅俗人貪
目已，耳目而即，向籍

捷目已致瑞

目

叶，困捷難工夫要熟密意回蘇不宗解負天息

陳制蘇矣蘇

各氣五華即蘇鞋

即修門善年

南石和尚語錄 明沙門文瑋

達磨

一花五葉謾流傳老子何曾解
會禪不得神光一臂力應無
良計返西天

寒山拾得

拾得磨玄玉寒山把毛錐
擬向萬仞崖寫此一首詩
雖未形點畫文采光陸離
渴讀即止渴飢讀即止飢
除却老豐于知音今有誰

朝陽對月

卡十外八界我按格新蘇地一越茶工長

陳布衫多年七花八裂好趁斜陽補此一缺案上是
經松梢是月欲覓子時虛空釘橛

梅華未結無畫天未去對聽風聲也並
餘韻意到生寒山外手能掛向真山豈真此一首

寒山詩

習心無身悟西天

一芥正兼數氣動幾千何曾稍會平不與軒夫一

幸甚

南山吟尚茲雜 庚子門文題

笑隱禪師語錄 元沙門大訢

達磨祖師

航海而來遊梁歷魏悽々無地容身覓甚大乘根
器人離鄉賤物離鄉貴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賴有
末上一椀借人鼻孔出氣隻履翻々歸去來從此
虛名滿天地

布衫及平七花八裂好起針陽補一
經松情是月欲見了時虛空釘概

孟公漸天出

末工一對前入鼻后出后更取臨，
器入聽喉類此聽喉貴百味無味不聽
無此容良良甚大來

笑對軒帽語種
正世門大信

